

凰宮

浮生錦

莲赋妩·著



凰宮

在前朝，她是代嫁入宫的侍血皇后，在这里，她是不伦不类的殇国夫人，被圈养在广滢宫里做他的冷冽红颜妖姬美人儿。他不在乎她的冷，也不在乎她曾经的身份，甚至连同她的孩子都一并接受……

月下花间走过，偶尔也有一阵风刮来几句前世的因果，然而明诚皇后那个身份早已被人遗忘了，连她自己都忘了曾经是谁？

新帝的爱如同烈火一样燃烧，焚毁她周遭的一切，不顾她诚王侧妃的身份，毅然将她接进宫，封为妃，遭尽天下人白眼的同时，她却从没有想过要逃离凰宫。

她要留在这里，这里才是她筹谋江山的好地方，这个天下是夏侯君曜的天下，她要为他夺下来。

长夜当歌，蔓生愁绪，凰宫一如从前
肃杀，君前欢颜，吟诗泼墨，挥就一
幅弦断花凋的胭脂泪。

上架建议：畅销

ISBN 978-7-80173-976-6



9 787801 739766 >

定价：29.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鳳宮·浮生錦 / 蓮賦妩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12

ISBN 978-7-80173-976-6

I. ①鳳… II. ①蓮…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7565 号

鳳宮·浮生錦

作 者 蓮賦妩

责任编辑 潘建农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970 16 开
23.5 印张 44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976-6

定 价 29.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64270995 传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84257656

E-mail: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录

- 第一卷 诞凤女杨柳堆烟·001
- 第二卷 广艳宫殇国夫人·018
- 第三卷 群芳如朝歌夜弦·037
- 第四卷 怜今宵昨夜微寒·055
- 第五卷 断肠落花人孤立·074
- 第六卷 落叶残阳还复来·092
- 第七卷 喜得龙嗣宠眷殊·111
- 第八卷 祭祖大典杀机起·129
- 第九卷 劫后余生赴香魂·148
- 第十卷 沧海月明珠有泪·167



第十一卷 云母屏风烛影深·185

第十二卷 复梦魔天外飞仙·204

第十三卷 怯残阳鸾凤翅断·223

第十四卷 暗度陈仓乱宫闱·242

第十五卷 觉醒时此恨无穷·260

第十六卷 深宫走影斩孽缘·278

第十七卷 毒爱浓真相大白·296

第十八卷 离恨肠断月光寒·314

第十九卷 金蝉脱壳尘烟散·332

第二十卷 朝天阙重拾江山·350

四四·365



第一卷 诞凤女 杨柳堆烟

此时斜阳已落，天色渐黑，殿里笼罩着一种昏昏沉沉的黯色，我独自坐在这样的黑暗中，突然掉下泪来……

殇末朝庆延元年 十一月

天气转凉，秋意盎然。

满园中荡存着浓浓喜意，丝毫看不出几个月前那场天崩地裂般血雨腥风的痕迹，花自飘零水自流，枝头鸟儿仍在歌唱。

唱着殇末朝似锦年华，大好前程。

皇上大婚一月有余，由太后亲自督点的民间选秀终于宣告结束，从三千名佳丽中脱颖而出不过寥寥百余人，秀女进宫，浩浩荡荡的队伍充实了原本寂寥的后宫。

御花园中落英缤纷，满目枫红，午后骄阳不再炽烈，值新一轮秀女进宫的大喜之日，太后娘娘赐宴御花园，邀百名佳丽共赏歌舞，逸乐品茶。

放眼望去，只见花丛中一片莺莺身影，红的妖艳，白的粉白，黄色庄重……欢笑声盖过乐曲声，是谁乖觉伶俐，又是谁一番巧言，惹得太后与皇后捧腹大笑，这笑声，无比爽朗，惬意……

众人循声望去，看到皇上十分宠爱的玉昭仪坐于凤藻岸后，与太后谈天说笑，纯白色嵌梨花的织纱宫装衬得她皮肤越发的白皙逼人，红唇皓齿，娇艳欲滴。

眉目清秀的宫女自花丛中穿过来，俯身在侧，恭声禀道：“回禀太后娘娘，皇上说他今日不得空，让娘娘自己做主带着小主们玩赏，皇上还特地赐了些南方进贡的水果让奴婢送来给娘娘们品尝。”

闻言，太后脸上的笑容渐渐隐去，搁在扶手上的手不觉紧握，沉声道：“他有什么好忙的，哀家已经半个月见不到他人影了。”

宫女不言，只将头低了低。

眼见气氛凝窒，皇后忙笑着打破僵局：“皇上刚刚继位，要打理的事自然很多，

再加上近来忙着修建广瀚宫，怕是一时累着了，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再见，母后不用动气。”

“是呀，母后小心气坏了身子，今天是大喜的日子。”玉昭仪附和着道。

太后冷哼一声，不再言，皇后挥挥手，屏退宫人，笑着道：“母后，今天乐府新进献的舞谱上有一个蛮新奇的舞蹈，不妨让她们舞来一看？”

她将一册锦黄色册子执到太后面前，太后就着她的手淡淡地瞟了一眼，突然笑了：“这舞居然还有人会跳？”

“母后以前看过吗？”皇后问道，十分好奇，美瞳再次向舞谱上看去，“他们说这是皇上亲自吩咐‘乐府’编排的舞蹈……”

听她们说得玄之又玄，红泪也不禁侧眸看过来，摊开的舞谱一侧，赫然印着四个大字——天外飞仙。

淡淡笑意浮上眉梢眼底，太后目光幽远地看着远方天空，语声淡漠，只言：“看过，看了一半。”

“一半？”皇后更加好奇，“怎么会是一半呢？”

这一次，太后只是轻笑，不再言语。

跳这舞的那位女子已经完全淡出了她的视线，那女子已经改嫁他人，她再也不用担心那个女人的绝顶聪明与高明的手段会威胁到自己。

与其说是她，不如说是易子昭，那个女人太过妖艳，媚惑人的功夫堪称一流，这根毒刺，原本应该一拔置之，永除后患才是，可是，当初子昭一再阻挠，并以性命相逼，她只好放了那个女人，放虎归山，是为糊涂。

可是现在，她已经完全放心了，那个女人已经改嫁了诚王爷，听说也已经快要临盆，登基以来，易子昭再也没提到过那个女人，现在又有佳丽三千，个个年轻貌美，她想，他怕是已经完全将那个女人忘了吧？

想到此，太后脸上轻松笑意越来越浓，挥手道：“嗯，这舞不错，命她们准备去吧！”

等了半天也没得到回答，皇后脸上笑容讪讪的，也不敢再问，轻轻哦了一声道：“好，臣妾这就吩咐人准备。”

她唤来宫人，吩咐宫人自去准备不提。

红泪端坐一旁，突然沉默了，低头望着脚上凤履出神。

关于这个舞的传说，她是听说过的，这是皇上曾经亲自教她跳过的那支进宴舞，天外飞仙，一丈高台，绝世倾城，都是关于那个女人的传说。

那个女人已经改嫁他人，嫁给了她最心爱的诚王爷，无形中，她对那个女人的恨又加重了一分，从前，那个女人进宫，荣宠一时，她嫉妒，现在，那个女人被废，改嫁诚王，她也嫉妒，那个女人得到的东西都是她想要而得不到的。

遗憾的是，那个女人再也不可能出现在她面前，任她羞辱，这份恨深埋心中，无处发泄，她觉得心里一阵窒闷，无法呼吸。

有时候，她甚至想要召那个女人进宫来，就像当初那个女人一道懿旨召她进宫为婢一样，可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她怕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皇上对那个女人的感情死灰复燃，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呵呵……

旁边又是一阵低低的笑声传来，打断她的思绪，接着，一个压低的娇柔女声道：“我听说皇上最近在大肆修建的广瀚宫，已经快要竣工了，从外面看真的好气派啊，先不说精妙绝伦的设计构造，就单看那遍植庭院的千年青松，蘅芜碧草……就够眼馋的了，真不知道哪个有福的能住进去。”她轻叹了一口气。

说话的那人是新进宫的秀女，左相文宗青的小女儿文静嫔。

红泪侧眸看去，见尚书大人家的千金虞姬接话道：“我猜，应该是给将来的贵妃娘娘建的吧，现在宫里嫔位有很多空缺，其中最大的当属贵妃之位，如果我们当中能有谁幸得龙宠，当上了贵妃那就太好了。”

文氏一笑，抬眸，刚好对上红泪似笑非笑的目光，她吓得连忙低下头。

惊悸一刹，等了好大会才冷静了下来，心下思量一番后便故意抬高了些声量道：“就算是封贵妃，也轮不到我们，那贵妃之位自然是归昭仪娘娘所有，昭仪娘娘现在可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

她的声量不大不小，刚好够她听到，又不至于让更远些的太后娘娘与皇后听到，红泪垂了眸，轻笑，内心苦涩蔓延。

别人眼中，荣宠一时的玉昭仪真的像她们所说的那么幸福吗？

不，唯有她自己知道，一点都不……

她不过是那个女人的影子，因为长相的三分相似，他便把她当做那个女人来宠，对她的爱，对她的恨，全部都化为每日帐下的激情，统统施加到她这个无辜的人身上。

很快地，那高台便已搭好，不是一丈，而是三尺，怕是，为了杜绝前朝惨案的发生吧？她想。钟磬丝竹声再次响起，播鼓奏乐……

红泪收了思绪，转身与太后说笑两句，专心看舞。

天胤宫中青烟缭绕，丝丝杜若香味袅袅散开。

婉儿走进来，福了福身道：“皇上，奴婢已经把您的话转达到了，贡果也都送过去了，不过……”

“不过什么？”御案后，低头沉思的男子抬了眸，淡淡眸峰斜睨过来。

婉儿不敢看，低了头道：“不过太后娘娘好像有些生气。”



闻言，易子昭默然冷笑，不置可否，沉声问道：“广瀚宫修建得怎么样了？大概什么时候能完工？”

“已经快了，只等油漆干了，再添些家具摆设就可以入住了。”婉儿回道。

“是吗？”他脸上神色稍微好转了些，接着道，“让他们加快速度，七天之内，一应事项必须结束。”

婉儿听了，不禁惊呼：“啊？这么快，怕完不成呢？”

“不行，必须完工。”他冷声道，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算算日子，她也该要临盆了，他已一刻都不能等了，迫不及待要把她接到身边。

几个月以来，他都被太后用众多繁文缛节束缚在宫里，不能去见她，不知道她现在在究竟怎么样了，会不会与诚王日久生情……

这是他最担心的。

“必须完工。”想到这里，他再次说道，将语气加重了三分。

见皇上神色如此冰冷，婉儿不敢再说什么，连声应是。

“行了，你下去吧。”他挥挥手道。

“是。”她福身退下。

“等等……”刚到门口，便又听到召唤，婉儿止步回身，道：“皇上，还有什么事吗？”

“你的主人就要回来了。”他语声冰冷，脸上神色淡淡的，唇边一抹浅浅笑意，让人看不出喜恶。

婉儿一时疑惑：“主人？皇上您是说……”她惊怔片刻，恍然明白，睁大眼睛道：“难道是皇后娘娘……不，奴婢是说……她怎么会回来呢？”

易子昭冷笑不语，拿起案上玉玺，在已拟好的圣旨上重重一按，笑着道：“将这个送去地牢拿给那两人看，顺便告诉香墨，如果她再不说，就永远都见不到她的主人了。”

婉儿走过来，手指颤抖，上前将圣旨拿起来看了看，神色陡然变得凝重，紧紧蹙着眉：“皇上，还是换个人去送吧，奴婢实在是……无颜面对她们。”

无颜面对，是的，她是罪人不是吗？因为怕死而投靠了新君，所以皇后娘娘再进宫，她一定会报仇的。

易子昭斜睨她一眼，语声幽冷地道：“你怕什么？她们现在都沦为了阶下囚，随时可能变为鬼魂，你还怕她们吃了你吗？”

听到“鬼魂”二字，婉儿的身子轻轻颤了颤，小声道：“奴婢……怕的就是鬼魂。”

呵呵！易子昭突然发笑：“你放心，就算她们变成了鬼也会是永世不得超生的鬼。”

他语声清冷，眸中浮上一层冰霜，望之令人生畏。

婉儿怯懦地低下头：“是，奴婢这就去。”

她将圣旨卷起来收好，唤了几名宫人，趁着夜色往地牢走去。

青灰色的烟雾为家具笼上一层神秘的色泽，连同那扇云母屏风……洞深高阔的殿堂里，装潢奢华，只让人觉得一眼望不到尽头，都是朦胧。

易子昭重新将案上那方玉玺拿起来，冷眼瞅了半晌，突然冷笑出声，无比讽刺的。

他随手将它丢到一旁，笑声越来越大。

他想，夏侯君曜此刻在天上看着他的狼狈，应该会很得意吧？

直到现在，他才终于看懂了夏侯君曜死前的笑容，他想，夏侯君曜那应该是得意的笑吧？皇帝驾崩，没有遗诏，没有立继位人选，甚至没有只言片语，病危之时，夏侯君曜只是终日躺在床上，不言不语，望着床头帐幔发呆，或是，昏昏沉沉睡着。

门外，有三千禁军层层守卫，说是守卫，不如说是软禁。

夏侯君曜的这份淡定自若，连他都忍不住要好奇，夏侯君曜究竟为什么会那么自信满满，又为什么会那么从容淡定，原来……

天下人总以为，在这场帝位争夺之战中最后的胜者是太后娘娘，是他这个继承大统的皇帝，殊不知，真正聪明的人应该是夏侯君曜才对，夏侯君曜深知即便留了遗诏也没用，太后娘娘自有办法将这遗诏任之、改之，传位于谁，并不是一朝之间成为天子，荣耀一身，而是场灾难，因为，太后娘娘是不会放过那人的，他必死无疑。

所以，夏侯君曜没有留，什么都没留。

在郁清尘出宫四个月后，夏侯君曜就那么去了，将一个天大的笑话留给他来背，让世人耻笑他——不过是一个白版皇帝。

开国皇帝遗留延用下来的那块传国玉玺直到现在仍没有找到，它就像是上天遁地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将整个凰宫都翻了过来，仍是找不到。

连同在夏侯君曜弥留之际照顾的宫人也都一一盘查过，严刑拷打，那些人，宁死都不肯说出一个字，唯今看来，只有她才知道传国宝玺的下落——郁清尘。

她从前的宫人已被他控制住，现在，只等她来，然后一切水落石出。

想到这里，易子昭轻轻闭上眸，倚靠在椅背上，他觉得累极了，空前绝后，原来皇帝就是这样的。

清尘

怀胎十月生子，是每个母亲的愿望，我也毫不例外，将近产期，诚王爷已把我接回了王府，他实在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那山谷里，我也没有再犟，乖乖地跟他回了王府。

经过五个月，诚王妃对我的恨意却全然没有消退，只是她已经学乖了，不敢再来找我的麻烦，大家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如月并不是我的丫鬟，却一直代替着丫鬟的位置，精心照顾着我，我甚至开始有点欣赏她、喜欢她，她虽是丫鬟的身份；但实际上却是妾室，能这么抛开身份，端正心



态的人不可多得，更何况她是忠心的。

山谷中条件那么差，她仍愿意坚持陪我一起度过。

傍晚，偌大空寂的殿里起了凉意，我慵然倚在榻上，等着郎中来给我把脉，这些天来必备的检查，一日都不落下。

如月将一袭轻薄的蚕丝锦披风为我披上：“二夫人，您再等会，郎中马上就来。”

我轻轻合着眸，没有吭声。

往日里，郎中都会在傍晚之前赶到，今几个却不知怎么回事，直到太阳落山、天色渐黯仍不见人影，派去的人到现在仍没回来。

如月向外翘盼着，口中喃喃自语：“冯郎中平日都很守时的，今儿怎么晚了这么多。”

我将她的话听进耳中，并不做声，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诚王爷过分小心，关注，反而让我更不自在，我知道我是在难为他，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君曜的，我嫁给他，却不与他同房，他爱着我，却替别的男人守护我。

为难，我深知这是种为难。

为难他，也为难我。

再等了一会，才有人过来通禀，冯郎中正在柳姑娘处，等会就来。

我笑着睁开眸，吩咐来人回去说：“今天就不必来了，也没什么事。”

“是，二夫人。”小丫头领了命匆匆退下。

我扶着如月站起身，慢慢向内阁走去。

“二夫人，您脾气真好。”如月道。

我轻笑不语，她接着道：“不过这柳姑娘可没有二夫人这么好的度量，仗着怀了孩子，在府里闹得不成样子。”

她的语气里带着笑，脸上却看不见半点笑意。

柳姑娘是王爷的侍妾，近来怀了孕，是王爷的第一个孩子，家里自然十分重视，就连诚王妃一时都得让着她，而我肚子里这个，大家不过是过过面子，诚王妃心知肚明，于是对我倒是少了几分顾忌。

我在鸾榻上坐下，转身看着她，同样是女人，我又怎么会不明白她的心呢？她同样是诚王的侍妾，因为我的关系而失去了跟诚王在一起的机会，如果不是这样，或许怀孕的那个该是她才对。

我拉过她的手：“如月，谢谢你照顾我这么久。”

如月显得有些慌乱，不知所措：“二夫人……奴婢侍候夫人是应当的，怎么受得起夫人这么谢呢？”

“总之谢谢你。”我笑着道，轻轻在她手背上拍了两下。

如月惶恐地低下头：“二夫人……既然今天不诊脉了，那奴婢去吩咐厨房送晚饭过来，看光景，恐怕王爷一时还回不来，夫人先用吧。”

“也好。”

如月又帮我脱了鞋，服侍我在榻上躺下才离开。

直到她身影消失在门口，偌大空寂的殿里，响起了我幽幽寂寂的叹息声。

改朝换代以来，诚王爷虽爵位未废，但仍是多了不少事项，新帝仁慈，俸禄未减，可送到府上时却已经所剩无几了，正所谓，小人当道，那些发俸的官员知道诚王爷如今已经不是当年的诚王爷了，他们再也不怕皇上会怪罪，开始肆意地克扣。

而他，连日来公事繁忙，为了养家，陪我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其实，这样也好，看见他，就又会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

我一直不敢看他的脸，亦不敢叫他的名字，只因，他与夏侯君曜有几分相似，几分，只是几分而已，却让我欲罢不能。常常望着他的背影出神，很多时候我都忍不住要想，他真的能代替夏侯君曜吗？

我摇摇头，不……

他与夏侯君曜截然不同。

那人活着时，或许我的心里还留有一点空白，可笑的是，他死后却能占据我全部的心。

这是一种怎样矛盾的情感，我分不明，想不通，一个人躺在床上，慢慢记起那人的颦笑模样，内心苦涩滋味蔓延，我收了情绪，慢慢坐起来。

此时斜阳已落，天色渐黑，殿里笼罩着一种昏昏沉沉的黯色，我独自坐在这样的黑暗中，突然掉下泪来。

“坏人……”我喃喃地道，嗓音颤抖。

没想到废后那次，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如果早知道会这样，我一定会咬牙再装下去，只为了能够多看他一眼，一分一秒也好。

手指不自觉地抚上小腹，感受到里面孩子在轻轻动着。

君曜，我们的孩子很健康，你看到了吗？我仰头看着天，一片漆黑，正如我破碎的心，一片漆黑，没有光亮。

从来不知道他是这么无助，无助到只有退位让贤。

也从来不知道这天朝的江山竟然这样棘手，棘手到让他失去生命，天朝易主，皇帝驾崩，因为皇室无嗣所以过继了太后的侄子继位。

这一切看来是多么可笑，可是仍要接受，必须接受。

因为忍一时，才能海阔天空。

从前对易子昭，我只是排斥，是抵抗，可是现在，我要试着接受他。



我摸着肚子轻笑，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呵呵，因为他可以给我我想要的一切一切。

那天晚上诚王没有回来。

他不住我这儿，可每次回来总要过来看看我，哪怕是睡了。

有很多次，我躺在床上，感觉着他投来的灼热目光，心就会不自觉地揪紧。

他是个善良的男人，我不想伤害他，可是我不能爱他。

我背对着他，直到身子一点点变得僵直，他才轻轻离开。

隔天，如月告诉我诚王爷被朝廷派出去公干，半月后才能回来。

听到这个消息，我久久未语，抬手将一支白玉钗插到发髻中。

如月从衣柜里挑了一件红色的宫装走过来：“二夫人不必担心，郎中说产期还不到，王爷一定能赶得上的，夫人忘了吗？王爷还说要回来跟咱们一起过年呢。”

她以为我担心的是自己，我笑而不语，起身让她为我更衣。

看看外面，已是银装素裹，昨夜下雪了。

要过年了，又一个年过去，已经物是人非了。

“柳姑娘应该快要临盆了吧？”我问，从屏风后头出来，已经换上一套红色宫装，优雅的色调让嵌在上面的金玉之物也显得高贵了许多，不像一般的艳俗。

“是啊，柳姑娘跟二夫人的产期错不了几天，不过那柳氏现在就已经开始作威作福，把屋里的下人们支使得团团转了。”如月跟着从屏风后头出来，疾走两步上来扶我。

我扶着她的手腕缓缓在鸾榻上坐下，九个多月的身孕，让我行动十分吃力。

“那大夫人呢，最近在做什么？”

按理说，我做小的应该每日向诚王妃请安，可是王爷怜惜我怀孕辛劳，就特许我不用去请安，对此事诚王妃并没有多说什么，相信她也不愿意看到我。

“夫人最近倒没什么动静，整日参禅打坐，一心向佛。”

“哦？是吗？”我闻言轻笑，脸上不经意闪过一丝嘲讽。

可叹的是，她真的是一心向佛吗？

见我笑得莫名其妙，如月不解地问：“夫人笑什么？奴婢说错话了吗？”

“没有，只是觉得大夫人突然向佛，有点不解。”我一手撑着额角，侧身靠在织金锦靠上。

如月低头笑了：“可能是王爷最近不在府里，大夫人日子也过得无聊，所以就给自己找点事做。”

“真的是这样吗？”我问，转身看向她。

触及我眸中深意，如月有些惊慌：“夫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我笑，不对，当然不对。

柳氏仗着孩子在府里趾高气扬，昨天她故意将给我请脉的冯郎中叫到自己那里，无疑是在向我示威，对我都能这样，何况诚王妃。

这些小伎俩我可以不理，但诚王妃呢？

她怎么可能容忍一个侍妾凌驾于自己之上，又怎么能容忍另外一个女人为王爷生子，重要的是，还生在她之前，呵呵，我在心里笑出声。

“大夫人一心向佛，却偏偏在王爷外出公干的时候，如月，你说这是为什么？”我问，紧紧盯着她的眸。

如月与我对视良久，终于明白过来，尖叫出声：“啊？难道说……”

我脸上笑意越来越浓，转头看向窗外，又一个冬天来临了，我的孩子也即将出世了，那个曾经在我耳边说要让我血债血偿的男人，他是否已经忘记了我。

半年之久，我希望他可以忘掉，然而，可是……

如果他不打算忘，那我……又该何去何从。

当天夜里，我带了如月去向诚王妃请安。

“深夜过来，打扰了。”我笑着道，走到她面前微微福了福身。

诚王妃手持念珠坐在那里，冷眼看了我一眼，笑着道：“既知是打扰，就不该来。”

我脸上仍旧笑着，并不介意她话里的嘲讽与挑衅，她恨我是应该的。

“明知是打扰，可是一些事情妾身认为应该让夫人知道才好。”我笑着道，转身吩咐如月：“把人带上来。”

不一会，一个年约三十岁的男子被两个家丁押着带了进来，“跪下！”

男子跪到当庭，深深低着头，显得十分挫败。

诚王妃似笑非笑看着我，直到看清被带上殿来的那人才震惊地坐起身子，脸上已有愠怒：“郁清尘，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笑，缓缓在她下手的位置坐下：“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刚才在后花园里，妾身无意间看到这个人鬼鬼祟祟跟着柳姑娘，所以就先行拿下，审问之后才知道是大夫人的人，于是交来给夫人定夺。”

说话的同时，我暗暗观察着诚王妃的表情，她毕竟还不成熟，相较于后宫之中能够残忍杀死对方却仍保持微笑的人，她明显地不足，远远不足。

面对突发状况的她早已乱了阵脚，睁大眼睛看着下跪那人，双手紧抓着扶手，恨不得被抓在手下的人就是他。

“这是我房里的人没错，可是……大家同走一条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把他绑起来？”她强作镇定，试图推脱责任。

我闻言一笑，早知道她会这样。

“夫人，柳氏失足落水，至使早产……”我笑吟吟地看着她，话未说完，但相信她已懂。

我说失足落水，而不是被人推下水，没等我话说完，她就噌地站起身来，我亦扶着如月站起身：“夫人不必惊慌，妾身已经找了稳婆来为柳氏接生。”

诚王妃不说话，冷冷地站在那里，用一双瞪得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恨不得滴出血来，我正要说话，她却猝然转过目光，看向地上那人：“王生，你……对柳姑娘做了什么？”

被唤作王生的男子，这时才怯懦地开口说话：“奴……奴才该死。”

“夫人，他已经全都招了。”我笑着在她身后提醒，语声平缓，没有任何起伏。

“你想怎么样？”她转身看着我，心底防线已决堤。

我并没急着回答，而是转身屏退左右：“你们都下去吧。”

等人都走后，我才开口道：“夫人，相信夫人应该明白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你故意要跟我作对吗？”诚王妃冷冷地看着我，终于摊了牌，事已至此，我们已经没必要向对方隐瞒什么了。

“如果妾身要跟夫人作对，就不会救柳氏。”

“可你救她，分明就是在跟我作对。”她恨意全都摆在脸上。

我笑着低下头：“我没有救她，我只是救我自己。”

“你说什么？”她被我说得有些迷糊。

我淡笑不语，抬眸看着她：“没什么，无利不起早，妾身并不是为了救她，只是看在往日情分上，提醒夫人一句，夫人走了步错棋，柳氏死了，她的孩子死了，夫人真的以为一句失足落水就能解释得了吗？过几天王爷回来，势必会查个水落石出，到时，夫人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被我一语说破，她脸色变得有些讪讪的，尴尬地转过身：“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我笑，移步到她面前：“对谁都无利，不如让妾身为夫人出个主意，好让你，我，她，大家都称心如意，如何？”

她冷冷地不语，不说要，也不说不要。

“夫人真的不想听听妾身的主意吗？”我等了一会，轻轻叹息，最后一句问她，腆着硕大的肚子着实吃力了些，也不愿再跟她多说。

她良久不语，看得出内心挣扎，我冷笑：“如果夫人不懂的话，相信诚王爷应该会明白，妾身告辞。”

我转身往外走去，刚走了两步，诚王妃就跑过来一把拉住我：“清尘，不要说，不要告诉诚王爷。”

她终于怕了。

我脸上渐渐露出笑容，扭头看着她：“我怎么会说呢，我还有事要请夫人帮忙呢？”

“我能帮的一定帮，只要你不把这件事情透露出去。”

看到她眸中诚恳，我沉默了，是否，是我错了呢？

一直以来，最坏的那个人其实是我啊！该烧香拜佛的人是我啊！如果死后真有天堂地狱之分，那我该下地狱，可是在这之前，我还要完成我未完成的使命。

当天夜里，我便带着如月离开了王府，如月不解地问我为什么要走。

我笑着沉默，因为我不能告诉她，我是为了躲易子昭，我更不能告诉她，我从前不走，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现在有了，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所以我得走了。

“驾……”

马车在黑暗的小路上奔驰，远处零星的灯火之下，是一片无际的黑暗，我要去向哪里，我不知道，只知道诚王府已经不能再住下去了。

临盆在即，我要确保孩子的安危。

“二夫人，我们这样离开，不给王爷留只字片语……行吗？”黑暗里，如月终于憋不住心中担忧，开口问道。

我苦笑，笑得有些无力：“他会明白的。”

是啊，他会明白的。

三天后，我在距武陵郡百里之遥的小镇上住下，大年初一那天，我顺利产下一子，就像易子昭希望的那样，我生了个女儿。

我用重金遣走了当日送我们出城的车夫，又请了两个用人，加上如月，一家子只有三四口人，并没有请奶娘，因为我希望可以自己来喂这个孩子。

虽然如月曾经劝过我说，二夫人亲自喂奶有失身份。

可我是一个母亲，哪里还管得了那许多，我轻笑不言，固执地要自己喂。

帮佣的都是些朴实的妇人，没有大家奴才出身的世故与傲慢，更好相处，也十分勤快，我很满足，安心地在屋子里坐月子，孩子睡在旁边的小床上，偶尔，她醒时，就会发出唧唧呀呀的叫声，我很快就能知道她醒了，就会下床去将她抱起来。

现在是午后，我已喂了奶，她吃饱了，此刻正睡得香。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头一次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如月端着一碗冰糖燕窝粥从外面进来，看看床上的孩子，小声道：“小姐睡着了吗？”

我转身对她露出幸福的微笑：“嗯，睡着了。”

“奴婢给您炖了碗燕窝粥，您趁热吃了吧？最近连日奔波，加上生产，得多补补才是，不然月子里落下的病可是很难治愈的。”她将碗放在桌子上，又过来扶我。